

泰華作家千禧年文叢

20世紀泰華掌故

胡惠南著

15
9

泰國華文作家協會編印

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

二十世紀泰華掌故
(上篇)

——日軍南侵史話

胡惠南 著

主 編 司馬攻

責任編輯 陳博文 曾 心

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

二十世紀泰華掌故 — 日軍南侵史話 (上篇)

七十年代泰華文叢之二
在泰國編寫的泰文書籍

作者 胡惠南

泰華文學出版社出版

華文電腦兩合公司印刷

南美有限公司總經銷

開本 787 X 960

2000 年 11 月第一版

2000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4 - 87802 - 4 - 4

定價：泰幣 30 銖

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編委會

顧問：吳 侈 胡惠南

主編：司馬攻

副主編：夢 莉

編委：司馬攻 夢 莉 陳博文

白 銚 黎 肖 洪 林

老 羊 倪 長 遊 曾 心

陳 靜 林 牧 子 帆

陳小民 鄭若瑟

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序

司馬攻

泰華文學發端于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到現在已有八十多年歷史。八十多年來，泰華文學在不同氣候中屈曲成長，泰華作者在不大受重視的情況下默默耕耘，自強不息。

六十年代以前，泰華作者大多只顧耕耘不問收獲。作品在報刊發表後，心願已足，極少將作品結集出版。

七十年代後，由於國內外形勢的轉變，以及“世界華文文學”芻議的廣被認同和各國各地區的華文作家多層次的交流，加速泰華文學走出湄南河，促使泰華作者將作品結集的熱潮。

十多年来，泰華作者所結的個人集子，在數量上超過以前六十多年泰華作者所出的書的總和。

至於作家作品合集方面，為數也相當可觀。

泰國華文作家協會成立以來，出版了不少書刊，其中絕大多數是合集。到目前為止，泰華還沒

有任何一個文學團體或個人，選編一套以個人集子為主的文學叢書。

以多數作者的作品編成的合集，作者多，有利於反映泰華文學的整體面貌，但對於個人的創作風格只憑合集裡一兩篇作品，實難下定論。

為了點和面的相互顧及，選編一套以個人集子為主的文學叢書，是現階段泰華文學的必然和必要。因此，泰國華文作家協會決定在 2000 年出版一套頗具規模的，較能展現泰華作者風格的“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

“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的作者包括老、中、青。內容以短篇小說、微型小說、散文、雜文、新詩、譯作為主。

這套文叢雖不能概括整個泰華文學，但也有一定的代表性，多少能顯示當代泰華文學的梗概。

“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以精簡為編輯綱要，以輕巧為叢書樣式。這套文叢從構思到出版只有五個月的時間，差錯、匱缺實屬難免。希望將來泰華文壇有更全面的，更具代表性的文學叢書出現，來補充這套文叢的不足。

2000 年 10 月 2 日于曼谷

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書目

荔枝奴	司馬攻	黑本子與紅葉	陳小民
在水之濱	夢 莉	龍城河畔	若 萍
海憶	陳博文	小木船的傳說	藍 燮
20世紀泰華掌故	胡惠南	畫龍壁	李少儒
這裡的夜靜悄悄	白 鶴	淑德在儒修	修 朝
春遲	黎 肓	心花朵朵	莊 牧
狗精傳	倪長遊	我家有女初長成	范模士
橋	老 羊	山洪	沈逸文
故鄉水情悠悠長	洪 林	情系故土	劉助橋
奇石	馬 凡	一手沒公開資料	林文輝
一撮老菜脯	曾 心	三朵花	毛 草
大山的足印	林 牧	紅木棉	夏 煙
畫霧	子 帆	歸宿	鄧澄南
嬖根苦果	林光輝	偷香	詩 雨
岔道口	劉 揚	置彈	南 君
情結	鄭若瑟	問情爲何物	曉 雲

目 錄

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序	司馬攻
第一回 倭寇犯境 市民惶惶逃難	
獸性乖張 皇軍夜探黑洞	1
第二回 祸延無辜 一彈人鬼殊途	
爲虎作倀 離亂又遭禁區	5
第三回 東來西往 既翻箱又倒篋	
南下北上 隨身證須隨身	11
第四回 躬耕南陽 舅公番邦招親	
世外挑源 舅婆佬葉留香	15
第五回 九霄雲外 望斷手錶夜光	
萬里晴空 猶聞木屐回音	18
第六回 盜賊如毛 治亂世用重典	
灌水大法 先喪膽後亡魂	21
第七回 滴水必爭 扁擔鐵桶共舞	
各逞所能 人聲水聲齊鳴	24

第八回	轟炸新橋 炸碎人民的心 勇渡湄江 融通兩岸情懷	28
第九回	教書有罪 老師啷噹入獄 求學無門 孫子青春誰誤	32
第十回	彈片紛飛 溝底青山留住 機槍掃射 洞裡日月方長	37
第十五回	戲曲幕幕 唱出商周唐宋 劇本連連 演盡華夏古今	42
第十二回	文化內涵 忠奸不能並立 民族特質 善惡難以共存	47
第十三回	世事滄桑 戲院改建排屋 刀光劍影 猶憶火燒紅蓮	53
第十四回	木蘭從軍 月亮細聽傾訴 門兒關了 夫人便請罷休	58
第十五回	不戰而勝 日本攻勢轉烈 十萬人命 換來桂河一橋	62
第十六回	荒唐至極 五十丁變千銖 豈有此理 印鈔票日本用	69
第十七回	群賢畢至 賭場裡有有有 斷指何懼 砍掉一尚存九	75
第十八回	敗象雖露 日軍欲罷不能 三千世界 還我大地河山	80

日軍南侵史話

第一回 倭寇犯境 市民惶惶逃難
獸性乖張 皇軍夜探黑洞

第二次世界大戰，日軍登陸泰國，曼谷人都逃到近郊去躲避，父親也帶著我們一家大小跑到坤西施農村親戚家裡去住了一個時期，幾個月下來，看看沒有什麼動靜，於是大多數人又都搬回曼谷來。沈靜了好一段日子的曼谷，又漸漸回復舊時的風貌……熱鬧起來了。

那時候的所謂曼谷市區，只不過一條

耀華力路，一條石龍軍路，一條三聘街和嵩越路，到了三皇府（現在的汪武拉帕）除了一堵矮舊的城牆之外，陰氣森森，什麼都沒有，膽子再大的人，夜晚也不會到這一帶來，象征著曼谷的高樓的是「六層樓」、「七層樓」、「九層樓」，這三座「高樓」都排列在耀華力路。

曼谷的娛樂場所是幾家電影院和五家潮劇院；映西片的電影院即有「東舞臺」、「西舞臺」、「月宮」和「高亭」，映國片的有「南星」、「新中國」、「新世界」、「天外天」、「盧溝橋」和「羅斗圈」，潮劇則有杭州戲院的「中一枝香班」，新西湖的「老中正順香班」，東湖的「老怡梨春班」，和樂戲院的「老梅正興班」和西河戲院的「老寶順興班」等五家

。 日本軍到耀華力尋消遣，對著電影院和潮劇班，一點興趣都沒有，倒是對七層樓頂層的黑酒吧最有興趣，那是由一個名叫「乃蘭」的西洋混血種領導的脫衣舞，引來了一批又一批的日本軍人，他們穿著格格作響的軍靴，腰間配著閃閃發亮的指揮刀，呼嘯而至，那酒吧裡的舞娘肩上披著一串稀疏的樹葉，肚皮下面圍著一條彩色紙條串成的草裙，在昏暗的燈光下，隨著音樂的節拍，搖動全裸的乳尖，沿著舞池對觀眾拋媚眼，日本軍每人屁股都插一支手電筒，把手電筒燈光對著舞池搖一搖，舞娘便會朝著他「舞」過來，掀開草裙，把腰肢往前挺一挺，讓手電筒的燈光對準「黑洞」照一照，就可以拿到幾個小銅

板的打賞，然後又轉身到另一個搖手電筒的人那邊去做著同樣的動作，手電筒燈光每閃亮一次，便會引來一陣轟然叫喊。

我那時才七八歲，鄰居一位李大叔閒來無事，會帶着我到處去跑，七層樓上的草裙舞，自然也讓我在手電筒燈光的夾縫中飽覽了幾回。

第二回 禍延無辜 一彈人鬼殊途
爲虎作倀 離亂又遭禁區

這樣沒有多久的一個夜晚，空襲的警報響起，第一顆丟在泰國的炸彈就投在耀華力路距離七層樓大約一百公尺遠的地方，把一間招牌叫做「天草堂」的藥材店炸成了一個大窟窿，這一家人家共十一口，剩下了一個最小的娃娃，死裡獨生，此君倘還健在，這時該是六十左右的歲數了吧？後來傳說那顆炸彈原是同盟國飛機要送給那些提手電筒照草裙黑洞的日本阿兵哥的禮物，卻不料叫那家藥材店的一家人做了替死鬼。

我們住的地方跟這顆丟下來的炸彈剛

好隔了一條小馬路，據說當那顆炸彈爆炸的剎那間，我躺在床上的小身體竟然被震動得彈了起來，陪伴著我睡覺的老奶奶急忙拿被單給我蓋上，一面喃喃地道：「孩子，不要怕，是響雷。」這時，父親在隔房高呼，叫大家趕快起身逃命。

父親在家鄉時經歷過戰禍，對著炸彈與槍炮這玩意兒非常警覺，電燈隨著熄滅，室內一片漆黑，打開後窗望去，但見火光一片通紅，接著就聽見人們奔跑和呼叫的聲音，有扶老攜幼往東奔的，也有抬著家當朝西逃的，人來人往，喊聲震天，萬分慘厲。我下得樓來，正在黑暗中摸索，忽然被一條大手臂抱起，把我兩腿分開端端正正地坐在他脖子上，原來是家裡的一個工人。那工人身高腿長，一直跟在人叢

裡衝，我騎在他脖子上，登時忘了驚懼，倒想起了在考驗動物園裡騎上大笨象的情景來了，高高在上往下望，但見人來人往，有呼兒的，有叫母的，鬧個不停。

我那工人兩手抬起抓緊我的一雙小腳，邁開大步盡往前走，如入無人之境，不久就到了湄南河畔，但見好多人都往碼頭底下鑽，泥濘滿身，他一邊把我從肩上卸下，抱在懷裡，一面也跟著盡往裡頭鑽，河面上只要一有小汽艇駛過，便激起一陣波浪，「叭」的一聲，朝岸邊衝來，水花和泥漿濺得我滿頭滿臉。不久，天已亮了，有些人便開始往回走。

那邊廂家裡在慌亂中走失了一個「我」，父親和母親等人當然急得團團轉，心肝寶貝地也顧不了槍炮和炸彈，分頭到處

呼叫和尋我；我回來時依舊騎在那工人的脖子上，父親遠遠一見到，一個箭步衝過來，把我緊緊抱住，興奮得說不出話來。

同盟國飛機丟在耀華力的那顆炸彈，雖然盲目地炸死了一戶人家，可是並沒有在這周圍造成較大的傷害。可見它到底是一顆小型的炸彈，殺傷力不大，可是它的精神威脅力可就大了。當初逃到郊區去又搬回來的人家便都又往外逃了，那時暹羅政府（泰國舊稱）下了一道命令，把內地好些府治劃為「禁區」，不準外僑居住，規定在很短促的七十二小時內便要遷出，理由是基於戰略性地點，所謂「外僑」，當然指的是「華僑」，七十二小時之內搬遷，不要說搬動家具細軟，即使是單身壯漢，要搶購一張火車票撤離「禁區」都幾